

Aesthetics in a New Key

美學 新鑰

劉文潭 著

「美學」是一門深奧學問，不論其定義或內含外延為何，我們都已經和它結了不解之緣。

只是在無進一步的深入理解，常有出入無門，無從下手之感。

本書為補一般讀者略嫌美學理論艱深難懂之憾，作者特以輕鬆諧趣之筆調，讀來令人如沐春風，豁然開朗，實為繼《現代美學》的姊妹作，而談藝文字品質能如此之精純，筆調能如此之雅致，更是深受廣大讀者鍾愛的因素。



Aesthetics in a New Key

美學新鑰

劉文潭 著

美學新鑰／劉文澤著．-- 初版．-- 臺北市：

臺灣商務，2004[民93]

面：公分

ISBN 957-05-1833-2（平裝）

I. 藝術－哲學、原理

901

92020677

美學新鑰

定價新臺幣 320 元

著 作 者	劉 文 澤
責 任 編 輯	李 俊 男
美 術 設 計	吳 郁 婷
校 對 者	江 勝 月
發 行 人	王 學 哲

出 版 者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所	臺北市 10036 重慶南路 1 段 37 號
	電話：(02)23116118・23115638
	傳真：(02)23710274・23701091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E-mail：cptw@ms12.hinet.net
	網址：www.commercialpress.com.tw
	郵政劃撥：0000165－1 號
	出版事業：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登 記 證

・ 2004 年 1 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05-1833-2（平裝）

87080000

《美學新論》(Aesthetics in a New Key)之前身為《新談藝錄》(中華版)是繼《現代美學》(商務版)之後，筆者特為因有感於美學理論之枯燥乏味、艱澁難懂，而逡巡、徘徊在美學殿堂之外的青年學子和社會人士而作。自出版以來，因其體裁特殊，別開生面，令讀者無意間彷彿身歷其境，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在「藝園」中進行的各項討論，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想像中，但見一群好學深思的年青學子，在博學多聞的艾教授引領之下，興趣盎然地緊抓甚麼叫藝術？如何認識藝術品？藝術批評的性能與標準為何？等等的美學主題，發表一些息息相關的見解，如同剝繭抽絲一般，終至真相大白，心領神會之餘，不禁也會贊同藝術關係人生，美感與現實不離的主旨而樂在其中。說實在，這就是為甚麼本書多年來深受廣大讀者鍾愛的原因。

筆者有感於當今的世局，誠如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他的《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中所描繪的那般：「這是最好的時候，也是最壞的時候；這是智慧的年代，也是愚蠢的年代；這是信仰的時期，也是懷疑的時期；這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這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失望的冬天；我們擁有一切，我們一無所有；我們直上天堂，我們直入地獄。」為了幫助讀者進一步切實掌握藝術及美學發展之現狀，特以「美學大師的現代藝術觀」為標題，增闢新章。處此充滿矛盾，變動急速的當代世界中，筆者切實指出對於藝術未來發展的前景，我們大可毋需悲觀，仍可抱持著合情合理的新希望。

筆者在此慶幸本書能由商務再版，與讀友們見面之餘，更要感激老友主壽南兄，多年來，他給予筆者的支持和鼓勵，在在證明純真之友誼是何等之珍貴。

文澤 二〇〇三年七月十六日於台北新店自強書齋

引 言

在C城近郊，風光如畫的T山之上，有一所私立的H大學。起先，這所大學只以校景的優美聞名，每逢假日，總有不少的遊客，川流不息地湧進校門，當他們興盡而歸的時候，總忍不住會對在校內求學的學子，投以羨慕的眼光，並且把他們看成「天之驕子」；隨後，在短短的十幾年裡，這所大學的風光依舊，可是，它的理想和內涵，使它充分地顯現出一種不同流俗的格調，遊客們在盛讚校舍的典雅，校景的優美之餘，也都先後親切地感覺出學生們所流露出來的那種卓越動人的氣質：瀟灑的儀容、閒逸的舉止、通達的談吐。這些青年學子在校內作息，使得整個學校的氣氛，顯得朝氣蓬勃。

當然了，格調的建立，氣質的培養和氣氛的形成，誰都知道不是朝夕之間偶然發生的事，可是，如果有人要問在百十所大專院校之中，何獨唯有H大學有此成就的話，那麼，也許最可靠的答案，只有最近一次二十週年校慶日的慶典上，蔡明遠校長所發表的那篇動人的演說裡才能找到了。

提到蔡校長，大家都知道他是少數學貫中西的教育家，由於他的遠見，他的熱誠，加上他的魄力，奠定了他那堅定不移的聲譽和地位。在校慶日的當天，他在大禮堂中，面對著H大學的全體師生，以及許多中外貴賓，發表他對當前大學教育的觀感和他為H大學建立的發展的方針。

當他分析當前大學教育的特質時，他曾就與此相關之大學課程的演變，作了一番歷史的回顧。他指出，我國現代大學的形態，是效法歐美的，而歐美各國，在中世紀的階段，大學裡所開的課程，只有文法、修辭、理則、算數、幾何、天文以及音樂等七個主要的科目。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由於注重古典的思想和文藝，因此希臘文和拉丁文學古典的語言，增列為大學的課程，這

樣，一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大學裡的課程，像英文、古典語文、數學、道德哲學以及基督教《聖經》等也都還是必修的。在上述將近九個世紀的漫長的時期裡，由於大學裡所開的課程相同，教育和訓練的方式也相同，因此，這一段時期中的大學教育可以說都是現在所謂的通材教育。

但是上述情形，一直繼續到十九世紀的末葉，由於兩個主要的原因，產生了急遽而重大的轉變。這兩個使得大學教育改觀易轍的原因，其一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急速發展；其二是個人興趣的畸形擴張。顯而易見的，由於第一個原因，使得大學裡的科系和課程變得如同雨後春筍，愈來愈多；由於第二個原因，使得在大學裡求學的青年，按照各自的興趣和需要，盡量爭取選修課程的機會。在這種情勢之下，於是大學裡的必修課程就變得愈來愈少，選修的課程則變得愈來愈多，具有悠久歷史的通材教育便逐漸式微。就拿舉世聞名的哈佛大學來說吧，這所大學推行選修制度，是自艾略特校長 (President Charles W. Eliot) 任內的，一八六〇年才開始的，可是到了一八八四年，哈佛大學除了一年級還有少數的必修課程之外，二、三、四、五年級的學生所學的，完全都是選修的課程了。

接著，蔡校長又指出了上述演變所形成的流弊，他說：正是由於以上的演變所產生出來的新情勢，使得多數現代的大學生，所學的東西愈來愈專，所感的興趣愈來愈窄，他們只知道如何求生存，不懂得如何求生活。不錯，他們都在大學裡學到了一套專門而實用的謀生技巧，然而，由於他們無緣接觸由往聖先賢所留傳下來的精神遺產的緣故，於是，他們都不知不覺地和傳統文化脫了節，他們不知道，也不明瞭，甚麼是人生的實質、人生的目的、人生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總而言之，他們只知道有現實，而不知道有理想。他們的世界觀是偏狹的；人生觀是膚淺的！

蔡校長感慨地接著又說：關於這種流弊，世界上少數具有真知灼識的教育家，事實上也都已經看透識穿。於是他又毫不費力地引證了當今聞名的芝加哥大學的校長哈潑（William R. Harper）在一次新生入學的集會上所發表的十分簡短的演講，據博聞強記的蔡校長說，哈潑校長的那次演講，大意是這樣的：「諸君，你們上這兒來是要想接受更進一步的教育，果然你們有此打算的話，你們最好對受過教育的人的真面目，有一些起碼的認識，有了這項認識之後，你們才會知道本大學的宗旨是甚麼，它會幫助你們變成甚麼模樣。大致說來，一個二十五歲的大學生，他在歷代人類經驗的燭照之下，對於如何才能建立一種美滿而富有意義的人生，應該有一套清楚的見解，庶幾乎到了三十歲的時候，他才能有一種與民族精神兩相呼應的道德哲學。假如一個人到達了這樣的年紀，竟還沒有養成像這樣的見解和哲學的話，那麼，不論他學到了多少種事實，精通了多少種過程，他畢竟還只能算得上是一個愚昧無知、不幸福，甚至很可能是一個危險的人物。」

最後，蔡校長更以堅定的口吻，重申日大學建校的宗旨以及發展的方針，他說，無論是過去，現在，以及未來，他都熱切地希望能夠做到使日大學能夠將智育、德育、美育以及體育治於一爐，俾使日大學的每一位同學，都能夠滿懷信心，勇往直前地朝向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大道邁進。

的確，自蔡明遠校長接長以來，十年之間，他為日大學培養了開明的校風，創立了恢宏的氣象。在這種難得的環境中求學，日大學的學生，每一個人都有「專業的精神」，但是他們也都自動自發地培養並保持了「業餘的興趣」。關於此一特色，日大學的學生，在課餘之暇，院系之分不似在其他大學中那般明顯，便是一個最好的明證。當然了，週末傍晚在藝園的集會，更算得上

是一個特出的例子。

「藝園」，顧名思義，乃是指愛好藝術者的園地，實際上，它也即是著名的美學家艾穆文教授家居的別名。艾教授不只是一本人熱愛藝術，更以啓發學生對藝術的興趣爲樂，他常以藝園的園丁自命，自從他應蔡校長的禮聘，到日大學執教以來，不知已把愛好藝術的種子，播進了多少青年學子的心田！

近多年來，除了把艾教授遊學歐美的那段時日去掉不算，藝園的週末茶會，幾乎已經成爲日大學的一項非正式的傳統了。日大學的同學大多都已非常了解，由於艾教授治學勤勉，所以平日除了認真授課，並和同學們作些課前與課後的討論之外，回到家總是在書房裡忙於研究和寫作。有幾個喜歡夜遊的同學還特別把艾教授書房裡的燈稱爲「夜明燈」，因爲，無論是春、夏、秋、冬，當他們經過教授們的住宅區時，他們發現，除了路燈之外，唯一在深夜不熄的燈光，便是從艾教授的書房裡透出來的。除了寒冷的夜，他們也常透過窗戶瞥見燈下的人影，不消說，那準是好學不倦的艾教授又在「書礦」之中開採精神的寶藏了。但是，每逢週末，到了夜幕低垂的時分，歡樂而熱鬧的氣氛便逐漸地充滿著藝園，這時，艾教授書房中的「夜明燈」破列地熄滅了；懸在寬大的客廳裡的那兩盞富有古典趣味的吊燈，卻開得通亮。艾教授一邊和同學們閒談文藝，一邊親切地招呼同學們入座；如果有人到得太多，有些同學便坐在光潔的地板上。和藹可親的艾夫人則總是在事先準備好一些簡單而可口的點心和飲料，分送給同學們享用。

記得在好幾年前，艾教授初次在課堂上宣佈週末晚上專爲同學們開放藝園時，同學們多半還遲疑不前，但於經過幾個熱心大膽的同學嚐試過後，他們莫不興高采烈地大談其藝園夜談之豐收

的經驗；尤其是在艾夫人親切的照料，和熱情的鼓勵之下，女同學也開始隨同她們的男朋友，一齊參加了藝園週末的茶會了。這使得藝園中的氣氛，不僅顯得更加輕鬆，而且也顯得更加有聲有色。像這樣，同學們參加的愈來愈多，如果暫時把歷屆的畢業生不算，那麼，像藝術系四年級的徐子昂和音樂系三年級的李郁芬；物理系二年級的王超白和歷史系二年級的丁維；建築系二年級的袁好問和外文系二年級的胡海倫；哲學系二年級的丁浩然和中文系二年級的林思佳，都是藝園週末茶會中著名的幾對，他們也都是艾教授的得意門生。就拿艾教授掛在客廳牆上那幅筆墨宛麗、氣韻清高的抽象畫來說，任誰看了都會以為那是出於大家的手筆，而事實上，卻是徐子昂的傑作。說真的，除了經常出現在眼前的這幾對，就連艾教授自己一時都記不清，究竟總共有多少位同學，一齊和他度過奇妙而美好的時光了。

目錄

增訂新版序	0	0	1
引言	0	0	5
第一章 甚麼叫藝術？	0	0	1
第二章 甚麼是藝術？	0	4	1
第三章 甚麼是藝術？（續）	0	8	5
第四章 認識藝術品	1	4	1
第五章 談藝術批評	2	0	5
第六章 美學大師的現代藝術觀	2	8	3
人名對照表	2	9	3

一)

甚麼叫藝術？

爲了想在下週一的系際辯論對抗賽上一顯身手，擔任哲學系主任辯的丁浩然，剛吃過晚飯，就跑到圖書館來了。雖然，由於他最近一連發表了好多首文情並茂的新詩，像〈永恒的黃昏〉、〈冬天裡的夏日〉，以及〈故國神遊〉等等，使他贏得了「詩人」的封號，但是，關於新詩究竟有沒有價值的問題，他想了半天，認爲回答起來，可真不像當初拿到題目時所感覺到的那樣簡單。他認爲，時下通行的「新詩」這名詞，極不妥當，一部文學史在他看起來無異是一部風格的演變史。他相信，如果就風格的觀點來看，詩乃是只談得上差異而無所謂新舊的，他主張，唯有從詩的傳統之中演變出來的詩，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新詩，也唯有真正的新詩，才能表現得出成熟，而不顯得幼稚。他一邊想，一邊翻閱手邊幾本有關詩詞評論的書籍，當他信手翻到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時，書上的一段話——「文體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習套。豪傑之士，亦難於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體，以自解脫。」——像是老朋友在向他打招呼似的，自然而然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時興奮得把書掩上，抬起頭來發出了會心的微笑。

當丁浩然的目光接觸到對面牆壁掛著的電鐘時，他不覺「哎呀！」一聲叫了出來，因爲電鐘上的時針和分針告訴他，當時已是七點四十分，而他事先已跟林思佳約好，七點四十五分他會到女生宿舍去接她，然後一同到藝園去參加討論會。

丁浩然夾著書在相思林中朝著女生宿舍的方向飛奔，剛剛上氣不接下氣地跑到了地方，便聽見了一個熟悉而又調皮的聲音在說：「這麼晚了還在練百米呀！」丁浩然定眼一看，原來林思佳已在圓形的拱門中出現了。

常他們手牽著手，從相思林中穿出，走上兩旁種著夾竹桃的大道，籠罩在微弱的月光下的校

園，使丁浩然感覺他自己彷彿進入詩境，他禁不住對身邊的林思佳說：「我們常聽畫家們說，唯有大自然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偉大的畫家；又常聽音樂家們說，唯有大自然，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偉大的音樂家；現在，輪到我這個喜歡詩的人來說，我也不得不承認，唯有大自然，才能算得上是真正偉大的詩人了。」

林思佳說：「當然是啦！如果不是大自然先把詩境造出來給熱情的詩人讚賞、描繪，那麼，即使有詩，恐怕也不會有美感了！」

丁浩然重新環顧了一下四周依稀朦朧的景象，若有所悟地接下去說：「其實我們人，何嘗不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呢？前兩天楊教授在心理學的課上不是剛講過嗎？我們眼球裡的網膜上，有兩種視覺細胞，錐體細胞在白天或亮處發生作用，能同時感受色彩和亮度的刺激，桿體細胞則在晚間或暗處發生作用，只能感受亮度，不能感受色彩。說起來也真是奇妙，如果網膜上只有一種細胞，那麼，我們或是變成夜盲，或是在晚上也能和白天一樣分辨得出事物的色彩，果然如此，這迷人的夜景，豈不是不能再存在了嗎？」

林思佳聽了，低下頭默默地走著，半晌，才又冒出一句：「照你剛才這個說法，世界上的真、善、美，哪一種不是從大自然的奧秘中產生出來的呢？」

說真的，丁浩然的確感到林思佳道出了他的心聲，不過，幸好是藝園已經在望，要不然，他時也真是不知何辭以對了。

由於人是大自然奧秘的一部份，所以人往往弄不清楚他自己，但是，在大自然中，唯獨人能夠對他本身所屬的奧秘感到驚奇，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人能夠成為「萬物之靈」的主要原因了。既

然如此，也就難怪這一對好學深思的青年，爲甚麼一下子就深深地陷在複雜無奈的心境之中，一時只有靠相互交接的眼光，來交換彼此內心的感想。

當丁浩然和林思佳加速了腳步，踏上鵝卵石的小徑時，客廳裡的談笑聲，已經從窗子裡傳出來了，林思佳剛走到門口，就聽到艾教授在問：「丁浩然和林思佳來了沒有？」坐在窗口的袁好問，和門外的林思佳，幾乎同時答道：「他（我）們來了！」這個意外的巧合，立刻引起了一陣哄堂大笑。

林思佳和丁浩然進門之後，先向艾教授夫婦行過了禮，他們看見袁好問、胡海倫、王超白、于維、徐子昂和李郁芬以及四、五位面熟但是叫不出名字的同學都已先在客廳裡坐定了。艾家的客廳雖大，但是一下子來了十幾個人，來晚的只好席地而坐。有好些事情，女孩子所表現的細心，往往是男孩子起不上的，當林思佳和丁浩然脫了鞋走上地板之後，胡海倫和于維便不約而同地把自己的椅墊，順手交給他們。

艾教授雖已年近不惑，可是眉宇之間，仍是煥發著年輕人特有的那種英氣，所以，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雖是他們心悅誠服的表率，但絕不是一個「老」師。當然，艾教授之所以顯得年輕，而富於活力，原是有他一套「公開的秘密」的。他常對人說，一個人想要保持年輕，並不是沒有辦法，而保持年輕最好的辦法，無過於保持年輕人的興趣。當然了，要知道甚麼是年輕人的興趣，只有和年輕人經常相處在一起，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上，儘可能地和他們打成一片。

人既已到得差不多，預定的開始討論的時間也到了，大家看見艾教授滿面愉快，興致非常好，於是綽號「頑童」的袁好問，一本正經地搶先發問了：「老師，最近我心裡有個問題，愈

想愈迷糊！」

「是甚麼問題，說給大家聽聽。」艾教授輕鬆地說。

頑童聽見艾教授的答話，突然顯得有些忸怩起來，他發現滿屋子的人，都在拿眼光盯著他，於是他只好聳聳肩膀，硬起頭皮說：「雖然我不是學物理的，可是我大體知道物理學是專門研究物質，以及能量的性質的一門學問，如果有人問我，我就會像這樣告訴他，對不對？我們的物理大師？」

王超白發現頑童朝著他，並未答話，只是點頭笑笑。袁好問於是接下去說：「可是提到藝術，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如就目前的情況來看，三百六十行，簡直沒有一行不能號稱為藝術的：插花有插花的藝術、泡茶有泡茶的藝術、炒菜有炒菜的藝術、理髮有理髮的藝術、騎馬有騎馬的藝術、摔跤有摔跤的藝術、打拳有打拳的藝術、戰爭有戰爭的藝術，甚至賺錢，還有所謂賺錢的藝術呢！」

大家看袁好問像報流水帳似地，數得起勁，都覺得有些好笑，冷不防林思佳從旁打趣道：「說得是嘛，別忘了殺牛還有殺牛的藝術呢，不信有莊子為證！」說完了，她就把手上的一本《莊子》翻開，大聲的朗讀道：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誥，善哉！技蓋至此乎？』」

大家聽到林思佳所說的頭一句話，都禁不住大聲大笑起來，可是當聽完了她所朗讀的《莊子》上的那段話，才又感覺出有些蹊蹺，在笑聲漸止之中，甚至連林思佳自己都沒有想到她並不